# 高则诚纪念堂正对面

■金春妙

高则诚纪念堂无言立于天地之间，每当从它身旁经过，我们都会投去深情的一瞥，它似乎成了我们心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地标。

瑞安市南滨街道柏树村和许多江南村落一样，白墙青瓦，小桥流水。全村五百多户，晴耕雨读，日子慢悠悠。不一样的是这里诞生了“南戏鼻祖”高明，字则诚，写出了数百年来弦音不辍的《琵琶记》，让这古村与众不同，充满向上、向善的力量，散发出一种别样的气质。

高则诚纪念馆临河面田。整个建筑古朴雄浑，堂顶龙盘虎踞。严格来说，这是两个并排的“口”字型院落。院落之一高则诚纪念堂，里面砌有高则诚的衣冠冢，庄严肃穆；院落之二集善院，是高则诚幼时读书的私塾，翰墨飘香。两座院落各自有门，院落中间围墙用拱门凿空打通，给人曲径通幽的美感。临河这边是正门，挂着大戏剧家曹禺先生题写的“高则诚纪念堂”。走进去，里面陈列着高则诚的塑像及生平事迹。隔断墙提取高则诚的艺术成就《琵琶记》的重要元素琵琶的样子而设计，风格别致。面田那一边，挂着“集善院”的匾额。高则诚幼时在集善院里有一段长长的求学生涯，朗朗的诵书声，让整个柏树村散发儒学清雅之风。为了方便高明过河上下学，私塾的主人陈家还特意造了一座高郎桥。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座地理意义上供人行走的桥，还是一座具有文化意义的桥，渡着高明从籍籍无名到“世界文化名人”，名垂千古。高则诚的人文思想一直滋养和润泽着柏树村人。翻开南滨街道新乡贤基金会奖励的优秀学子材料，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他们无一例外都居住在柏树村高则诚纪念堂正对面，这不得不让人慨叹。

高则诚纪念堂正对面优秀学子频出，我想跟先生是有关系的。古有孟母三迁，环境对人的影响不言而喻。高则诚纪念堂背后的人文思想是什么？它蕴含了团结、进取、和谐、崇文、尚武等因素，它是戏曲文化的集中体现。戏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的一部分，是温州先民在迁移中不断提炼，不断提升，不断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一种文化。

今天，我又把车停在高则诚纪念堂正对面。目之所至，潺潺流水东流入海；耳之所闻，铿锵生动的温州鼓词演绎惩恶扬善。穿过高则诚纪念堂，我站在集善院门前，放眼望去，风吹稻浪，沉甸甸的谷穗谦卑地面朝大地。一个有物质有精神的地方，不就是学子生长的最好土壤？

我是南滨人，我的成长也得益于高则诚纪念堂的熏陶：小时候跟随长辈拜年走亲戚路过集善院常停留门前歇脚；成年后因为创作《琵琶情——高明传》进行田野调查，我又频繁光顾高则诚纪念堂，走读集善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建造这座纪念堂，住在高则诚纪念堂对面的陈炳金老人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从1985年开始，他积极打报告奔走筹建。陈炳金生活俭朴，平时劳作只穿草鞋，只有跑部门见领导才舍得穿解放鞋，即便这样，一年下来硬是跑烂了三双解放鞋。1988年春，高则诚纪念堂终于在陈氏宗祠老址上动工兴建。然而好事多磨，纪念堂造到一半，因为后续资金缺乏，工程不得不停工。为了筹措资金，陈炳金把白马牵到温州市场卖了2200元补贴筹建。后来在多方关心支持下，高则诚纪念堂终于竣工。陈炳金早已逝世多年，但柏树村的村民不会忘记他，人们用最朴实的方式缅怀这位为高则诚纪念堂做出贡献的农民，把他和白马的画像挂在集善院。

义务讲解员叶秀莲也住在高则诚纪念堂正对面。叶老师曾是一名语文老师，退休后，成为高则诚纪念堂的管理员。她率真、热情，对高则诚充满着深深的热爱。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瑞安宣传部组织的讲解员培训，我代表某校，叶老师代表高则诚纪念馆参训。期间有个环节要求学员介绍各场馆，大部分学员拿着讲稿上去朗读，唯有叶老师脱稿讲解，声情并茂，对高则诚的事迹如数家珍，可见她对高则诚的热爱已刻进生命里。第二件事情2018年乔叶、陈世旭等全国十大知名作家来瑞采风，点赞“东南小邹鲁”，在高则诚纪念馆观看戏剧《琵琶记》。叶老师像个追星族，拿着笔记本请作家们一一签名，为高则诚纪念堂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这是一个柏树村人对作家的尊崇，对高则诚的尊崇，更是对文化的尊崇。

2022年在世界读书节来临之际，南滨街道在高则诚纪念馆组织读书会，我有幸参加。活动结束后，我感触颇深，在朋友圈写下：这辈子干得最多的事莫过于读书。阅读如吃饭睡觉一样离不开。梁晓声说人有三命，父母给的曰天命。生活所赐，曰经验性的自我，是对天命的提升。经文化熏陶的，曰重塑之自我。而读好书对一个人由经验性的自我过渡向具有文化灵魂的自我，作用是很大的。今天在高则诚故里读书，向南戏鼻祖致敬！

越来越多的人涌进了高则诚纪念堂，高则诚纪念堂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文化回归和传承使命，高明学堂、戏曲学校、琵琶演奏等活动的举办，以及“少年向上，读行瑞安”高明故里探戏源的网络直播，让高则诚纪念馆火出圈。

我站在高则诚纪念堂正对面，再次回望松柏森森的高则诚纪念堂，浮躁之气涤荡而去，安宁静定重聚于心。高则诚纪念堂成为了我们这座低调内敛崇尚文气的小城厚重历史的骨骼，强壮地引导着我们积极向上、向善，初衷不改奔向未来。我希望随着岁月增长，立于高则诚纪念堂正对面的我们能像秋天的稻浪一样，内心充实饱满并透出稻穗一样金黄的色泽，展示生命的舒放与自由。

我始终记得：柏树村，古称崇儒里。

# 消失的剃头店

■乔休

离家不远的菜场口，有间光明剃头店。那年我六岁，二姐带我去剃头。剃头店门边柱子上，装着红白蓝三色玻璃桶，没见啥时旋转过。店门外是一排路廊，淡淡阳光漏过瓦缝间隙，投射到店堂，护身布一抖，灰尘就在光影中，慢慢悠悠。泥地上坑坑洼洼，头发屑扫不净，黑白灰发相间，有些已踩进泥地。大小高矮不一的椅子，挨着墙壁，呈“匚”字儿排开。玻璃镜上了年头，模糊斑驳，悬挂在墙壁上，规格尺寸不甚相同，水银已渗出来，斑斑点点，形状各异，但依稀还能透过缝隙，看出护身布上方的模糊人像。

剃头老司扔了烟头，被烟熏黄的右手拿起电剪，啪的一声打开，上几滴油，扭转几下按钮，等噼里啪啦声音响过，开始推剪。咔嚓咔嚓，他把我多余的发根剃下，大拇指按一按我后脑勺尖端，说：“这厮儿，脑后有反骨。”边上的顾客，和他的剃头老司在讨论，台风后，塘河有许多上游冲下来的鱼。他问：“都有什么鱼？”顾客说：“网抛下去，田鱼鲤鱼包头鱼都有。不过还是电鱼痛快，我邻居捣冷作的阿金老司，自己做了个电鱼的网兜，电上来的鱼，有这么大。”他展开手臂，做个夸张动作。我想知道有多大，扭过脖子去看。剃头老司在我脑后轻敲一下：“别动，剃破了麻烦。”

我不敢动，脑后没长眼睛，担心他不小心把头发里的痣剃掉。有些剃头老司，会小心避开黑痣，但这位老司心不在焉，果然把痣剃破了。我有点痛，伸手一摸，一指头的血。我老老实实缩着头，等他剃好。他问那顾客：“网兜好做吗？要什么材料？”顾客说：“很方便的，就是普通的网兜，加上电瓶，电缆电线。阿发老司要电鱼？一起去？晚上解只木船，撑出去，电完再系回来。”

姐掏出五分钱，给阿发老司。他接过

去，说：“涨价了，男头八分钱。”姐说：“回家送过来给你。”他说：“下次拿给我。”一扬手，硬币啪地扔进镜框下方塑料盒。边上是刷子、抹布、电剪、手推剪、头蜡瓶子等，都油腻腻的，古董似的，散发出头油味。他拍一下椅子背，侧脸示意一个老头上座。我们俩赶紧跑开。

过一个多月后，我又该去剃头。姐要上学，我磨蹭到剃头店。依然是热气腾腾的情景，剃头老司和顾客，有一句没一句交流。我没看见阿发老司，他的椅子空着。我轻声问一个老司：“阿发老司在吗？”他瞟我一眼，说：“不在了。你剃头吗？”我说：“剃的。”他啪地抖开护身布，围在我身前。我心里嘀咕，阿发老司不在，三分钱怎么还？下个月再还？

再见到阿发老司，是在几年后，我到同学家写作业时，原来他是我同学的父亲。我看见他右衣袖空空如也，右臂只剩上胳膊了。但我不敢冒失打听。他再不能剃头，所以才开了这间酒米店？我付钱买姜糖，他边和邻居聊天边生疏地用左手夹出三颗姜糖。放一颗在嘴里，又辣又甜的味道，在口腔漾开来。

下次经过他店面时，他闲着，叫住我：“厮儿，上次你多给我三分钱？”我站住：“是上次剃头差你的钱。”“想起来了，你是脑后有反骨的厮儿。这钱还给你。”我摇头，他说：“那拿点东西吃。”我走近去，揭开玻璃瓶盖子，他掂出三颗姜糖给我。我冒充大人，小心翼翼地问：“你这手，是电鱼出的事？”他眼睛一骨碌：“哦，那天你在店里。”忽然，我女同学握着笔，出现在他身后：“你换学习小组了，干嘛还来？”

“我去我妈厂里，经过这里。”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拐进店去，坐到靠板壁的板凳上。他看我瞟一眼又瞟一眼他的衣袖，就上臂往前伸，主动提起这事：“那天运气不好，鱼没吃到，手臂被炸断了。住院三个月才出来，医生说，命保住就不错了。家里有街面屋，就自开个店守守。”

雨丝飘进路廊，轻风经过，他的空袖子微微舞动。他拿起柜台头半包飞马牌香烟，抖出一支叼在嘴上，用上臂抵着擦火柴，努力好几次，我看他艰难，就接过火柴帮他擦着，他美美吸一口，呼出长烟来。我代入想象中：“一定很痛。”他瞟我一眼：“你这厮儿，心肠太软，做不得大事。”我说：“那天，不去电鱼就好了。”他扔了烟头，撸一下我头发：“世上没有后悔药。”

我坐一会儿，就和他们告别，走开了。我不忍看他空荡荡的右袖，感觉自己眼角要漾出泪来，我不由自主会去感受他手臂的痛。这只手曾经给我剃头，弄疼我后脑勺。我很长时间不再走这条路，我找到下塘头一条泥路，在四坦田间。远了一点，要绕道。那里阳光很好，让我心里暖暖的，我不用担心再走过阴雨路廊，见到那个店那个人，我怕我不由自主，想起他被烟熏黄的手。

老街拆迁，很多店不见了，包括光明剃头店，包括酒米店儿，但人的缘分是避不开的。阿发老司成了我堂兄的岳父，吃年酒常坐一桌。即使剃头店已消失在岁月的尘埃，他家基因在我们家族延续，我侄子，现在是镇上小有名气的美发师。

# “天空之村”的嬗变

■冯西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陶山、湖岭一带，流行一句话：“走遍莘塍塘下，不如金坪岩下”。莘塍、塘下两地经济发展，村民生活水平高，瑞安人都知道，但岩下村是湖岭区金坪乡管辖的一个行政村（现归林川镇管辖），海拔800多米，因位于雪尖山下、三十一溪源头处，有“天空之村”之誉，为何如此被人抬举、名声在外呢？

小车沿着陶金线，在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行驶，翻过一座座山巅，在一停车场停下。同行四人中的老林说：岩下到了。他曾在原金川乡工作多年，这次作为我们的领路人，也算是故地重游吧！下车，我们沿公路步行，在路旁一教堂边开阔地驻足，老林道：左上边就是岩下村，现岩下、陈山、雪尖山下、茶石等自然村合称金坪村。他又举手一指：“最高的就是雪尖山山顶。”我们抬头仰望，但见群山起伏，雪尖山高拔入云。岩下村，坐西北，朝东南，整个村庄在缭绕的云雾中，像悬浮、隐匿于空中。一阵雾过去，漏露的阳光映照着农房窗户玻璃，闪烁着梦幻的光。狗尾草在微风中摇曳，似欢迎远方客人的到来。

村中的楼房白墙青瓦，高低错落。路边整齐停靠着几辆小轿车。这场景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想象中那该是一座山路崎岖、杂草丛生、木质旧房的荒僻小山村，眼前却似一座建在山巅、嵌在绿色丛中的小都市。

一位老人坐在一幢三层楼房的门口，边上的畚箕里放着十几只鲜竹笋，边上的锄头还沾着新泥土，许是挖笋刚回。寒暄后，知他姓吴，现年六十九岁，平日住温州市区儿子那里，前天响雷下雨，他回岩下

村挖笋。老人端出两张凳子，让我们坐下，话匣子同时也打开了。

据老人描述，当年岩下村，交通落后、闭塞，全村140来户，500多人，村民平时除了种好在山坡上的几亩梯田，空闲时，就砍几株屋前房后的毛竹，手工编织一些畚箕、箩筐等，挑下山，到湖岭、陶山卖掉，添些收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这个寂静的山村。在村民林永法（现年九十多岁）的带领下，几位曾经跑过码头的村中能人，一起在村里建起了机电槽楔厂，村里生长的成片毛竹，经过砍挖、锯切、刀割、打磨、烘干、油浸、定型等一系列工序，加工成电动机里的配件槽楔。一箱箱成品出厂，雇人挑往横溪殿（原金川乡政府所在地）、林溪、瞿溪等地，再集中装车，销往温州、上海等地的电机厂。那时，整个村喧闹了，还吸引了邻近几个小村的两百多个村民来机电槽楔厂上班，月工资八十多元，“家中劳力多的，月收入达两百多元，那个年代，这让人多羡慕啊，用老百姓的话来讲，‘打灯笼也寻不到的’。”

老人吸着烟，继续说：“当时我们这个‘山头村’能办厂，靠的是两个法宝：山上的毛竹，山下的水电站。”原来，当年这里漫山都是毛竹，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岩下村在雪尖山下、三十一溪源头处，建造了一座水电站，装机容量70千瓦，基本解决了岩下村的用电需求，后来又扩容至300多千瓦，现在还在运行。“每到夜晚，户户电灯亮，整个村庄就像是天街夜市，让附近没通电的村眼馋。我们村是走在全县农村发展前列的，有句顺口溜为证：村在云头上，稻在雾里长，男女进工厂，家家电灯亮。”

我们听着，入了神。后来，又来了一位张姓老人，大概七十出头，戴一副眼镜，很精神。他主动接话：“七十年代末，我们村在湖岭区是有点小名气，但真正富起来，是1982年后。国家《森林法》颁布实施，每户的自留山上，都种上了针杉、柳杉、毛竹等，在那个年代，木材是建房屋、做家具必不可缺的材料，外地的买树客一过来，一棵树就能卖上好几百元。”按市场价估算，每户财产都超过万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时的岩下村是这话最好的见证，作为湖岭山区富裕之村，它受到上级宣传、奖励，名声也就大了。

弄清了“天空之村”的嬗变，心中暗自窃喜，仿佛听到时光的低语：承载着厚重历史和时代痕迹的岩下村，像一部时光留声机，记录下岁月的音韵，静悄悄地等着我们来寻觅。如今，已有多条道路连接雪尖山、金坪村，岩下自然村正在打造美丽乡村，开发生态环境旅游项目等，这座“天空之村”，仿佛一幅悬挂在空中的、动人的水墨画，正在徐徐展开。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325299 电话：（0577）总编办：65816333 发行部：65836178 广告部：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258元 印刷：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